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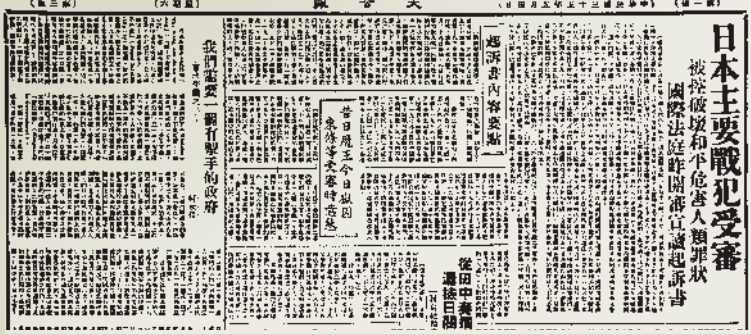
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

《大公報》筆錄東京審判伸張正義全過程

讓世人看清「贖武者的最後結局」

江東平

今年是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曾經在抗戰期間「義不受辱」「六遷其館」「絕不在日寇鐵蹄底下出版一天」的《大公報》，對於東京審判一直持續關注，用社評、消息、評論，向國人報道了伸張正義的全過程。



▲1946年5月4日，《大公報》在第三版頭條，用《日本主要戰犯受審》的醒目大字，大篇幅報道了此前一天東京審判開庭的消息。



▲1948年11月13日，《大公報》天津版刊登「東條至死不悟 聞判前向辯護律師談話 硬說想要獨自承擔戰罪」。



▲1948年11月13日，《大公報》在頭版頭條，刊登了25位日本戰犯的照片。

詳細摹畫戰犯們法庭上醜態

早在1946年3月19日，《大公報》就刊登了採訪首席檢察官季南（Joseph Berry Keenan）的消息，披露《東京戰犯改下月開審，我國代表梅汝璈今飛日》。當然，由於準備工作千頭萬緒，最終推遲到五月份才開庭。

3月22日，《大公報》又披露《法官梅汝璈抵日》的消息，同時配發的還有《麥帥同意本間雅晴死刑》的簡訊。本間雅晴是二戰期間菲律賓戰場的日軍最高指揮官，僅1945年的馬尼拉大屠殺，就有10萬平民慘遭屠戮。1946年2月，馬尼拉軍事法庭判處本間雅晴死刑；4月3日，這個血債累累的劊子手被槍決。可悲的是，整整80年後的今天，菲律賓竟然大開國門，迎接1400多名日本作戰部隊官兵前來參加聯合軍事演習，認賊作父、數典忘祖，莫此為甚！

1946年5月3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正式開庭。5月4日，《大公報》在第三版頭條，用《日本主要戰犯受審》的醒目大字，大篇幅報道了此前一天東京審判開庭的消息。除了報道開庭流程、概括摘要「起訴書內容要點」之外，最吸引讀者的，是詳細摹畫了戰犯們在法庭上的醜態。

這些「昔日魔王今日獄囚」，「他們瘦削的臉上，無力的掛着一種惱怒之色。這種神色在昔年曾經叱咤風雲，不可一世。這種神色，從前是勝利的日人之商標，現在色厲內荏，強作鎮靜，實是好亂性成島國武人的傳統。」「東條在各個被告中最不自在，這個自殺手段太拙劣的人，沉下了臉坐着。」還有法庭上突發的一幕，大川周明「忽然將身俯前兩次，拍擊東條英機閃閃有光之禿頂」。

頭版破格設計刊25戰犯照片

東京審判歷時925天，出庭證人419名，書面證人779名，受理證據4336份。至1948年11月12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宣讀最終判決，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廣田弘毅、木村兵太郎、武藤章等7名甲級戰

犯被判處絞刑，押送巢鴨監獄。判決書長達1231頁，從11月4日起，直到12日才宣讀完畢。

11月13日，大公報在頭版頭條，鄭重地報道了這一歷史性的一幕。不僅刊登了東條英機等7名被判處死刑的戰犯照片，還在版面最上面，一字排刊登了18名其他被判刑的戰犯的照片。這種極少見的版面設計，不言而喻，就是為了讓世人看清戰犯們的嘴臉，看清「贖武者的最後結局」。

報道的文字，感性色彩不言而喻。比如「末日到來了，巨魁元兇均失色」，「土肥原賢二，他一度當過侵略日軍的特務機關長，沒精打采地恭聽他的宣判詞……當韋伯宣判他的命運時，他深深地鞠了一躬，跟很有教養的小學生向別人敬禮時一樣。」

發表社評批戰犯執拗美國包庇

1948年12月23日午夜零時10分，東條英機被執行絞刑。屍體送到橫濱火化之後，被美軍用飛機拋灑進太平洋。12月25日，《大公報》在頭版發表社評《日本戰犯絞決有感》。社評指出，「最重要的一點，絞刑乃清算日本對外侵略的責任，是世界的民主人民對日本法西斯的審判。」

同時，社評客觀而尖銳地指出了東京審判的諸多不足。先是引用中國法官梅汝璈的話說：「這次審判及處刑僅為象徵性的，因為以千計的日本戰犯現仍逍遙法外。」同時直言不諱地批評：「美國領導也可謂包辦了這次審判。世界的眼睛，始終看見美國對日本戰犯的袒護態度。那是一種與絞刑效果完全相反的教育。」

社評還特別指出了一些戰犯們以及日本國內部分人的態度，面對死刑判決依舊氣焰囂張，「頑強執拗，雖極刑不足以貶罰，真是可怕。」

80年後的今天，撫今追昔，這些文字所展現的前輩人們的如炬洞見，不得不讓人由衷感佩。正是當年美軍的包庇姑息，對日本軍國主義清算不徹底，留下了新型軍國主義死灰復燃的隱患。然而，正義必勝，公理必勝，圖謀以各種伎倆讓軍國主義借屍還魂的人，遲早也會站上歷史的審判台。

社評 審訊日本戰犯問題

▲1946年9月4日，《大公報》發表社評《審訊日本戰犯問題》。社評指出，東京審判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程序最嚴的國際審判。戰犯們在法庭上的種種醜態，充分暴露了他們的罪惡靈魂。然而，審判的公正性與權威性，取決於是否能夠徹底清算軍國主義的罪責。社評呼籲國際社會應加強合作，共同維護正義，防止軍國主義死灰復燃。

日戰犯絞決有感

▲1948年12月25日，《大公報》在頭版發表社評《日本戰犯絞決有感》。社評指出，東條英機等戰犯的處決，標誌著日本軍國主義的徹底覆滅。然而，我們必須警惕，軍國主義的殘餘勢力仍在伺機復辟。我們應從歷史中汲取教訓，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維護國家的領土完整與主權。

鳩山由紀夫：不應參拜靖國神社

【大公報訊】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周煒堯報道：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近日訪港，當年鳩山執政時，正趕上日本經濟大環境走下坡路，很多事情想做卻施展不開，如今的日本經濟，似乎又回到了當年的樣子——產業結構發展前景不大，右翼勢力便趁勢蠢蠢欲動。

數日前，當我得知有機會採訪鳩山先生時，我準備了三個方向的問題——東京審判、日本軍費預算增加的問題，以及鳩山先生一貫反對的「中國威脅論」。採訪那天，時間緊，我優先選了東京審判的話題。因為再過幾天，5月3日，就是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了。中國從80年前那一天開始，一步步走出了外敵入侵的屈辱。這麼長的時間，足夠一個人從出生走到暮年，而全世界也都看到了，中華大地發生了怎樣翻天覆地的變化。

我問鳩山先生：1946年5月3日，東京審判正式開庭，至今整整80年。現在日本國內有一些

右翼分子質疑東京審判的正當性，請問您怎麼看？儘管日本民間和學界對東京審判的結果仍有不同看法，他依然百分之百地接受並承認審判結果，堅決反對軍國主義，並主動表態：「政治領導人不應參拜靖國神社。」

鳩山先生的思路清晰。長達兩個小時的回答，被自然地分成幾個層次：先講日本政府的立場，再談甲級戰犯的處置，接着回憶周恩來總理「日本普通民眾亦是受害者」的那番話，感謝中國放棄索賠。他說，中華民族的寬宏大量，是因為深深明白——日本廣大民眾也同樣是戰爭的受害者，同樣需要戰後重建。

報道發出後，我出於禮貌，轉發給了現場翻譯袁老師——他是中國人，也是鳩山先生多年的隨行翻譯。袁老師很快回了一句：「感謝你們的努力和堅持。」



▲東京審判現場。資料圖片

熱心冷眼 憂思灼見

特稿

1946年5月3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審判，正式開庭。獨家報道「九一八事變」的《大公報》，濃墨重彩記錄「日本投降矣」的《大公報》，在密蘇里艦現場直擊「落日」的《大公報》，對於東京審判，自然極為關注。

實際上，從審判之前中國法官梅汝璈赴日，直到最後1948年11月東京審判宣判，再到同年12月東條英機等甲級戰犯被絞決，《大公報》全過程、全方位記錄了這場「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國際審判活動」。

除了及時報道開審、辯論、宣判、行刑等動態進展消息之外，《大公報》還用特稿、通訊、社評等各種體裁文章，在深度、廣度上下足功夫。譬如，約請歷史學者劉子健，從東京發回了《東京觀審印象記》《東京印象》《日本侵華史》等系列專稿，記錄審判現場，講述日本朝野民間對於審判的態度，回溯日軍暴行劣跡，幫助讀者更全面地理解東京審判。

比如，《東京觀審印象記》用犀

利的筆鋒，生動刻畫了東條英機、廣田弘毅、重光葵等戰犯的醜態，替國人出一口惡氣。「廣田已現老態，眼睛半開半閉，精神萎靡。誰叫他高唱『三原則』，投機跟着軍人的尾巴走？如今跟進被告席來呢？」「重光還是那樣，表情很嚴肅。他的一條腿，「一二八」後在上海炸傷，還不覺悟！弄到另一條腿走上密蘇里號簽字投降，卻逢日本帝國屈膝之盛，如今再走進監獄。」

綜觀《大公報》在這兩年多時間裏的報道，可謂熱心關注，冷眼旁觀，二者交織，密不可分。一方面，《大公報》肯定了東京審判的進步意義。同時，《大公報》始終秉持一份冷靜，批評美國為了私心，袒護縱容戰犯，沒有徹底清算軍國主義，告誡世人對此保持高度警惕。

今天，日本政府鬆綁殺傷性武器出口、大規模出兵菲律賓進行演習、軍費創歷史新高、企圖修改和平憲法，新型軍國主義幽靈再度籠罩亞洲上空。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大公報》前輩報人當年的憂思、灼見，更加發人深省。

馬浩亮

張高峰：見證了日本戰犯被繩之以法

【大公報訊】記者張帥報道：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首要甲級戰犯進行國際大審判。為今天人們所鮮知的是，在東京審判前一個月，北平的軍事法庭對敵華北交通公司豐台警務段分所長山口利春等部分日本戰犯進行了依法審判，法庭指定律師為他們做了辯護。

時任《大公報》北平記者張高峰親歷了這一審判過程。在今年紀念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前夕，張高峰之子張刃告訴《大公報》，張高峰當時在《大公報》報道《看審戰犯記》，詳細記錄了審判經過。

「抗戰勝利後，審判戰犯與懲治漢奸，是中國老百姓非常關注的兩件

大事。但國民黨政府遲遲沒有動作，人民很不滿意。1946年4月，北平終於有了即將審判戰犯的消息，我也因此有了近距離觀察、採訪的機會。」據張高峰記述，審判的「十一戰區軍事法庭」位於北平西四大街石碑胡同二號，法庭的西院是拘留所，那裏關押着168名日本戰犯。參觀時，每個戰犯都向參觀者陪着裝出來笑臉，「但那笑臉是可怕的，掩蓋不住他們內心的猙獰。」

採訪的記者走到第四戰犯室，一個滿臉長鬍子的戰犯喊了一聲「敬禮！」同室的戰犯一齊作叩頭狀，樣子既可恨又可憐。張高峰稱，那個喊「敬禮」的傢伙，就是當年發號施令血腥統制華北煤炭的門頭溝煤礦日本總裁白鳥，「如今，他又發號施令叫

日本人向中國人行禮了，真是滑稽的對比、諷刺。」

1946年4月10日和4月20日，軍事法庭兩次公開審理日本戰犯案，作為大公報記者的張高峰均到庭採訪。他在採訪報道中寫到，山口利春等戰犯對法庭指控的罪行，都只承認事實，卻又都以「聽上峰的命令，不得不出此」做託辭，否認自己的責任。法庭指定的律師也為他們做了辯護。

雖然受審者都不是大戰犯，但仍有百餘中國人旁聽。當月，軍事法庭宣判，山口利春、香川信義等戰犯依法被判處死刑，對連續傷害人身並強購食糧的戰犯竹內嘉一郎依法判處徒刑五年。「見證了日本戰犯被繩之以法，旁聽的中國人無不歡欣。」張高峰稱。